

岳勇

著



猎尸记

② 黑暗绝杀

岳勇
著

猎囚记

2

黑暗绝杀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猎凶记. 2 / 岳勇著. 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
2017. 3

ISBN 978-7-5057-3950-5

I. ①猎… II. ①岳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00427 号

书名	猎凶记. 2
作者	岳 勇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规格	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 18.5 印张 292 千字
版次	2017 年 3 月第 1 版
印次	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950-5
定价	38.0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010-64668676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 录

第一卷 血色婴孩（上）

003 / 第一章	夜半争吵
011 / 第二章	绑架计划
017 / 第三章	公园盗婴
022 / 第四章	巨额赎金
027 / 第五章	竹篮打水
032 / 第六章	负隅顽抗
036 / 第七章	菜地血婴
041 / 第八章	意外收获
045 / 第九章	白发凶手
052 / 第十章	弥天大谎
057 / 第十一章	神秘脚印
061 / 第十二章	再审疑凶

第二卷 血色婴孩（下）

069 / 第一章	蓝衣女人
075 / 第二章	捉奸在床
081 / 第三章	失踪租客
086 / 第四章	来迟一步
093 / 第五章	紧急抓捕
101 / 第六章	偷情视频
107 / 第七章	电话录音
115 / 第八章	离奇死亡
122 / 第九章	真假护士
128 / 第十章	黑色皮鞋
133 / 第十一章	少年同盟
142 / 第十二章	必遭天谴

第三卷 白骨恨杀

- 149 / 第一章 暗藏杀机
155 / 第二章 午夜惊变
162 / 第三章 旧事疑云
169 / 第四章 密林惊杀
175 / 第五章 离奇失踪
181 / 第六章 树下掘尸
189 / 第七章 神秘女人
196 / 第八章 山洞血尸
202 / 第九章 艰难决定
209 / 第十章 伤心祭奠
214 / 第十一章 女童白骨
221 / 第十二章 十年报仇
226 / 第十三章 绝妙替身
233 / 第十四章 一桩悬案

第四卷 毒魔魅影

- 243 / 第一章 投毒杀人
248 / 第二章 精神障碍
254 / 第三章 毒魔再现
260 / 第四章 连环毒杀
266 / 第五章 卖地风波
272 / 第六章 锁定凶手
276 / 第七章 无尽羞辱
284 / 第八章 旧恨新仇

第一卷

血色婴孩（上）



第一章 夜半争吵

客厅墙壁上的电子时钟已经跳到夜里 11 点。

丁剑兰趑拉着拖鞋，怀抱女儿，一边轻轻地哼着儿歌，一边摇晃着胳膊在客厅里来回踱步。女儿雅思刚满半岁，断奶之后，反而更加黏她。虽然家里请了专业的保姆带孩子，但是每天晚上，雅思都要赖在妈妈怀里才能安然入睡。

直到丁剑兰哼唱完两首小曲儿，雅思才在她怀里渐渐安静下来。她低头看看，女儿已在她怀里睡着，也许是梦见了什么高兴的事儿，那胖嘟嘟的小脸蛋上还挂着一丝笑意。

丁剑兰忽然觉得自己的整颗心都已被融化，俯下身在孩子脸上亲一口，才把女儿交给一旁的保姆管阿姨，让她抱女儿去睡觉。

丁剑兰甩甩有点儿发酸的胳膊，朝儿子的房间看了看。

今年正读初中二年级的儿子小磊房间里的灯已经熄灭，他应该已经上床睡觉了。

丁剑兰是一名公务员，今年 35 岁，儿子小磊已经 14 岁了。因为国家放开了二胎政策，她今年才冒着高龄生育的危险，跟丈夫乔谦生了女儿雅思。

她回到书房，书桌上摆着几份写着“南州市教育局”字样的红头文件。

去年她刚被提拔为教育局副局长，公务繁忙，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女儿，她只好把一些工作带回家来做。

处理完几桩公务，再看表时已经是深夜 12 点，可是丈夫乔谦却还没有回家，这可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事。

她丈夫乔谦是南州二中的校长。今天是周五，下午下班的时候，丈夫打电话告诉她说，上面有个检查组到学校检查工作，他要负责接待，可能会晚一点

儿回家。

没想到他这个“晚一点儿”，竟然晚到半夜也不见人影。

丁剑兰不由得烦躁起来。

她起身走到窗户前，从她所住的三楼往下看，这个名叫明珠花苑的小区，路边的几盏大灯都已经熄灭，夜风把小区里的树吹得摇摆起来。

初冬时节的夜晚已有些寒意，小区里静悄悄的看不到一个人影，就连平时负责巡逻的保安，也都偷懒躲进保安室不出来了。

她皱起眉头，掏出手机，正要给丈夫打电话，忽然看见小区门口闪过两束灯光，一辆小车开了进来，缓缓地停在楼下。

她以为是丈夫回来了，定睛一看，发现那是一辆红色跑车，并不是丈夫所开的黑色丰田，不禁有些失望。

她正要放下窗帘，却看见那辆红色小车副驾驶座的车门被打开，丈夫从车里走了出来，一个年轻的长发女子从驾驶室探出头来，与他挥手告别。

直到红色小车开出小区，乔谦还站立在夜风中看着小车驶离的方向，似乎在回味什么。

丁剑兰气不打一处来。

“你看看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”

丈夫刚进家门，丁剑兰就抬起手腕，把手表伸到他面前，厉声质问。

“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。”乔谦看着手表，老实地回答。

“你也知道现在是半夜了吗？”丁剑兰瞪着他，提高声音道，“乔校长，你最近可是能耐渐长啊，照这样发展下去，是不是马上就要夜不归宿了？”

“我哪有夜不归宿，只是回来得晚一点儿嘛。”

乔谦一边换拖鞋，一边小声地辩解：“我不是已经打电话向你报告过了吗？今天上面有人到我们学校检查，我要负责接待，应付完检查已经很晚了，吃过饭后，又陪他们在咱们学校多功能娱乐厅唱了一会儿歌，所以回来就这么晚了。”

“鬼话连篇，如果上面有人到你们学校检查工作，我在教育局会不知情吗？”

丁剑兰不仅是乔谦的老婆，还是他们上级单位的主要领导。如果上面有检查组下来，按程序一定会先通知市教育局。

“这个检查组不是教育系统派下来的，是由咱们市卫生系统的领导和专家组成的。前段时间我们学校不是有个叫乔建的孩子得狂犬病死了（详见《猎凶记1·疯狂毒牙》）？后来这件事虽然被警方调查清楚，跟我们学校没有关系，但是卫生系统那帮官老爷仍不放心，还是组织了一些疾控中心的医生和专家到我们学校来查漏补缺。他们是直接过来的，来之前没有联系教育局，所以你们不知情。”

乔谦耷拉着头，用向领导汇报工作般小心翼翼的语气解释着。

这位乔校长之所以如此惧内，当然是有原因的。除了因为丁剑兰是他的顶头上司，更因为他那位当副市长的岳父大人。

乔谦是个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。他幼年丧父，全靠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将他拉扯大。乔谦很争气，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15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南州一中。但是高二那年，他母亲因病去世，再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他，面临辍学的困境。

丁剑兰的父亲丁树人当时是学校副校长，兼任乔谦他们班的班主任。

丁树人知道乔谦的困难之后，不但帮他向学校申请了助学金，这位膝下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的丁副校长，还一直把他当干儿子看待，在学习上帮助他，在生活上资助他，寒暑假都让他住在自己家里，对他视如己出。

乔谦也没有让老师失望，高中毕业后，他跟同班同学、丁老师的女儿丁剑兰一起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。

乔谦大学毕业时，丁树人已经是南州市教育局局长。丁局长通过关系，让乔谦留在城里，跟女儿一起进二中当上了教师。丁剑兰与乔谦日久生情，两人很快就结婚了。婚后不久，丁剑兰被调到市教育局工作。

十多年来，丁树人仕途平坦，现在已经当上副市长了。乔谦在岳父的帮助下，也成了二中的校长。

不知是因为出身贫寒心中自卑，还是出于对丁树人父女改变自己命运的感激，抑或是慑于丁氏父女的威严，乔谦在丁剑兰和她父亲面前，始终保持着谨小慎微的态度。而出生于干部家庭、自小就有大小姐脾气、最近又被提拔为副局长的丁剑兰，不仅在工作中是个女强人，在家里也变得越来越强势。

“美女开车送你回家，这也是检查组领导安排的吗？”丁剑兰并没有打算

就此放过丈夫，继续责问道，“你自己没有车吗？你自己不会开车回家吗？”

“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陪领导喝了两杯酒，最近交警严查酒驾，我不敢自己开车回家，正好在场的一位女同事有车，所以就麻烦她驾车送我回来。不信你闻闻，我嘴里现在还有酒气呢，要是被交警抓住，肯定要按酒驾处理。”

乔谦说着，张开嘴巴，让妻子来闻他嘴里的酒味儿。

丁剑兰推了他一把，呵斥道：“什么女同事，我看是你的情人吧？你别以为你老婆是傻瓜，她开车离去的时候，你站在寒风里依依不舍地目送她离开的样子，我可是看见了的。”

乔谦脸上现出哭笑不得的表情，说：“人家深夜开车送我回来，我当然要目送她安全离开小区才行啊，总不能我下车就跑回家不管她了，那也太没礼貌了吧？”

“少跟我扯什么礼貌不礼貌，我看是你心中有鬼，在这里满口谎言，欲盖弥彰。”丁剑兰是教语文出身，四字成语张口就来。

她把丈夫拦在玄关处，不让他进到客厅里来：“以前我就发现你经常背着打电话，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，今晚又带着女人出去鬼混被我抓个正着，还编出什么检查组的谎言想在我面前蒙混过关，我告诉你，没那么容易。今天你不给我把事情交代清楚，就别想进这个屋！”

“剑兰，我看就算了吧，乔校长忙到这么晚才回家，也累了，先去休息，有什么事儿明天白天再好好商量。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保姆管阿姨从房间走出来，一边劝说自己的女主人，一边伸手去接乔谦脱下的外套。

“住口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”

丁剑兰发起脾气来，谁也拦不住，一伸手把乔谦的外套打落在地。

管阿姨手里拽着外套，被丁剑兰带得一个踉跄，摔倒在沙发上。

“你干什么？怎么能跟老人家动手，小心遭天谴！”乔谦为妻子的粗鲁举动感到恼火，但也只敢低声咕哝一句，伸手将管阿姨扶起来。

“她是我们家保姆，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，关你什么事儿？”

“你……”乔谦脸都气白了，本来想顶她一句，但看到管阿姨在一旁向他摇头，他只好叹口气说，“你看管阿姨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在咱们家帮咱们带

孩子，你居然朝她动手，你自己说说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

管阿姨今年已经50多岁了，虽然年纪有点儿大，但干活儿却十分麻利。他们夫妻俩的第一个孩子小磊，就是管阿姨一手带大的。小磊10岁的时候，管阿姨离开他们家回了乡下。

今年他们的女儿雅思出生，找了很多次都找不到满意的保姆，只好又到乡下去把管阿姨请过来。就连一向挑剔的丁剑兰也觉得管阿姨带孩子很用心，就跟带自己的亲孙子一样。

“你可别岔开话题，咱俩的事儿还没说完呢！”丁剑兰指着丈夫的鼻子，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，“你老实交代，刚才送你回家的那个女人是谁？是不是就是以前你躲在洗手间给她打电话的那个女人？”

“大半夜的，你们还让不让人睡觉啊？！”乔小磊卧室的门忽然打开，乔小磊探出头来，睁着一双惺忪的睡眼，冲着父母不满地嚷道。

“你懂什么？大人的事小孩子别插嘴，赶紧给我睡觉去！”丁剑兰瞪了儿子一眼。

乔小磊不敢再吱声，缩回脑袋，“砰”的一声关紧了房门。

乔谦看了妻子一眼说：“我不想跟你吵架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回房间里去说吧。”

他侧身从丁剑兰身边挤了过去，往卧室走去。

“不行，今天这事儿你非得跟我说清楚不可，否则我跟你没完！”

丁剑兰急躁起来变得像一个泼妇，一把扯住丈夫的衣服。

乔谦轻轻往前一挣，丁剑兰没有防备，身子晃了一下，歪倒在旁边的茶几上。

“咣当”一声，茶几上的一个玻璃花瓶掉在地上摔得粉碎。

“哇——”睡在小卧室的雅思被惊醒，吓得哇哇大哭起来。

管阿姨急忙跑进房间，丁剑兰担心女儿被吓到，也急急忙忙跟了进去。

乔谦这才松口气，急急忙忙拿了两件衣服，逃也似的躲进浴室。

等他洗完澡穿着睡衣从浴室走出来时，才发现卧室的门已经被丁剑兰从里面反锁上了，他被老婆关在了客厅。

乔谦无奈地叹口气，扯过一条毛毯，和衣睡在客厅的沙发上。

第二天是星期六，因为检查组还在学校继续检查工作，乔谦一大早就起床了，他吃过管阿姨做的早餐，又急匆匆地赶去学校。

等丁剑兰起床，已经快到上午8点了。

她先到女儿卧室看了看，雅思正在小床上熟睡，嘴里还含着自己的一根小手指。

丁剑兰俯下身，在女儿红扑扑的脸蛋上亲一下，然后走到外面，掏出手机打个电话，连早餐也没有吃，就开着自己那辆白色东风本田出门去了。

大约20分钟后，白色东风本田停在了人民大道的一家麦当劳餐厅门口。

丁剑兰推门走进去，餐厅里已经坐了许多吃“洋早餐”的人，大多都是家长带着孩子来的。

她站在门口犹疑着，目光从餐厅里每个顾客身上扫过，忽然看见坐在靠窗位置一个剃着光头、戴着眼镜的胖男人在向她招手。

她迈步走过去，在光头男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。

光头男放下手里正在啃着的一只麦辣鸡翅，伸出油乎乎的手跟她握了一下，说：“丁女士是吧？我就是四眼社会事务调查所的调查员，认识我的人叫我四眼侦探。”

丁剑兰一怔，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就是你要等的人？”

四眼侦探一边啃着鸡翅，一边说：“这个很简单啊，你看看，这个餐厅里已经坐了不少人，对吧？每个推门进来的人，都会站在门口向店内张望一下，他们是在找座位，是在看餐厅里还有没有空位，所以他们的目光都落在餐厅的座位上。而你却不同，你是往每个人脸上看，很显然，你不是在找座位，而是在找人。这一大早到这餐厅里来找人的人，除了约我在这里见面的丁女士，我暂时还想不到其他人。”

丁剑兰脸上不动声色，心里却在说：“这个四眼侦探还算是有几分真本事，看来我真是没有找错人。”

今天早上她打的那个电话，就是打给这位四眼侦探的。

昨天夜里，她辗转反侧，一夜未眠，总觉得丈夫做了对不起她的事，但她一时半会儿又抓不到他出轨的确凿证据。思来想去，忽然想起前几天在街边停车时，有人从她车窗里塞进来的一张私家侦探招揽业务的小卡片。她心中一

动，决定找私家侦探调查丈夫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了外遇，于是就按照卡片上写的电话号码，给那个四眼侦探打了个电话。四眼侦探约她在这家麦当劳餐厅见面。

四眼侦探埋头啃完第三只鸡翅后，一边拿纸巾擦着手，一边问：“不知道丁女士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？”

丁剑兰像做贼一般，往四周看看，见餐厅里并没有自己的熟人，才凑到对方跟前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我怀疑我老公背着我在外面有了其他女人，想请你帮我调查一下。”

“你为什么认为你丈夫在外面有别的女人？”四眼侦探盯着她问，“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？”

“是的。今年三四月份我刚生完孩子，在家休假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发现我丈夫经常偷偷地跑到阳台上打电话，一旦察觉到我靠近，就立即挂断电话；有时候他还跑进洗手间关上门打电话。我偷听过几次，他声音很小，在门外什么也听不见。不过从他说话的语气来看，对方一定是个女人，而且是一个与他关系密切的女人。后来我去翻看他的手机，发现他已经删除了通话记录。”

四眼侦探点点头，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她，让她继续往下说。

丁剑兰继续说：“昨天他半夜12点多才回家，而且他自己有车却不开，是一个年轻女人开车送他回来的，只可惜当时光线很暗，那个女人的相貌我没看得太清楚……”

“所以你怀疑你丈夫跟那个女人之间有关系？”

四眼侦探显然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委托人，丁剑兰的话刚说到一半，他就已经明白这个女人心里的想法了。

丁剑兰点点头说：“是的，所以我想委托你帮我调查一下，看看我丈夫是不是真的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。”

“有你丈夫的照片吗？”

“有的。”

丁剑兰从手机相册里找出一张丈夫的照片，发送给四眼侦探。

“行，这个委托我接受了。不过，我四眼侦探在业内好歹也算有点儿名气，所以调查费用会相对高一点儿。像这样的业务，一般收费都在1万元左右，而

且要预付一半定金，等调查结束后，再付另一半费用。”

“行！只要能把真相调查清楚，费用不是问题。”丁剑兰从手机银行里转了5000元钱给他，“对了，我丈夫叫乔谦，是二中的校长，你可以从学校开始调查。如果有什么情况，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。”

第二章 绑架计划

周虎开着一辆五菱荣光小面包车，载着囍屁来到明珠花苑小区门口时，已经是上午9点了。

明珠花苑门口是一条大街，街道对面是著名的建材一条街，街边停着许多拉货的车辆。周虎把面包车停在路边，并没有引起街道对面明珠花苑门口保安的注意。他把车窗玻璃摇下一条缝，跟囍屁一起隔着车窗朝明珠花苑窥探。

正好这时乔谦家的保姆管阿姨提着一个菜篮子，朝这边走过来，左看右看，见路上车辆不多，就快步穿过人行道，朝小区大门走去。

囍屁见了，不由得有些着急，用手肘捅一下周虎说：“哎，虎哥，咱们搜集的情报好像不对啊，你看这位乔校长家的保姆出门买菜，并没有带着那个孩子。”

周虎皱起眉头问：“今天是星期几？”

囍屁掰着手指头数了下，说：“星期六吧。”

周虎说：“这就对了，星期一至星期五，乔校长他们两公婆都去上班，乔小磊上学，家里没有其他人，保姆出门买菜，当然得把孩子带上。今天是双休日，家里应该还有其他人可以照看孩子，所以保姆出门买菜就能把孩子留在家里了。”

“那虎哥你说，等下她还会推着孩子到公园里遛弯儿吗？”

“应该会的。我曾听那保姆跟门口的保安说过，孩子一到这个点儿，就要出门透气，要不然就会在家里哭个没完。”

“但愿是这样。”坐在副驾驶座的囍屁有点儿沮丧地说，“要不然，咱们的发财大计可就要泡汤了。”

“不会的！”周虎十分肯定地说，“咱们已经谋划这么久了，这件事只能成

功不能失败。他们家，老公是高中的校长，老婆是教育局的副局长，那可都是肥缺，家里一定有钱，咱们把他们女儿带走，找他们借点儿钱花花，肯定没有问题。”

周虎和囍屁是一对拜把子兄弟，周虎是大哥，囍屁是小弟，两人是一年多前在牢里认识的。从牢里放出来后，他俩又混在了一起。刚开始，两人凑钱买了辆小面包车，本来想开车拉活儿挣钱养活自己，可是两人爱打牌，挣点儿小钱全都输光了。兄弟俩眼看着就要吃不上饭了，最后一商量，决定合伙干点能快挣钱挣大钱的营生。

周虎和囍屁以前在明珠花苑小区拉过活儿，知道那里住着一对当官的夫妻，老公和老婆都开小车，家里还请了保姆，应该是户有钱的主儿。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家有个刚满半岁的小女孩，全家都把这孩子当宝贝，孩子这么小，应该好对付，他们就决定绑架那个半岁的孩子，向乔谦夫妇勒索钱财。

经过十多天的暗中观察，他们发现这个被人称作管阿姨的保姆有个习惯，每天上午9点30分左右，都要把那个叫雅思的小女孩放在婴儿车里推出来，到附近的明珠公园溜达一阵，大约10点30分才带着孩子回家。

周虎和囍屁决定，就在明珠公园里动手，将孩子偷偷地抱走。

两人又在车里等了一会儿，却见那个管阿姨回家之后，并没有再出来。

囍屁有点儿沉不住气了，缩着脖子说：“虎哥，那个老女人怎么还没把孩子推出来啊？我看见门口的保安刚才好像朝咱们这边看了一下，是不是被他们发现了？要不咱们今天先撤，改天再来吧。”

“你急什么，再等等。”周虎在他头上拍了一巴掌，卷起衣袖说，“有你虎哥在，你怕个鸟啊，就小区门口那两个小保安，你虎哥我一只手就能弄死，你信不？”

“我信，我信！”

囍屁望着他胳膊上文着的那两只老虎，和他那两只饭钵大的拳头，忙不迭地点头。

两人正说着话，就看见有一个人推着一辆婴儿车，从明珠花苑最前面那幢大楼里走了出来。

周虎眯着眼睛瞧一下，说：“囍屁，你快看看，那是刚才提着菜篮进去的